



纳兰性德像

这是一场发生在秋天的离别。

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秋，52岁的姜宸英（1628~1669）因为母亲过世，回老家慈溪奔丧。京城贵公子、词人纳兰性德（字容若）闻知此事，一口气写下三首长调赠别。

纳兰性德（1655~1685）与姜宸英相差27岁，却一见如故。他们一起郊游、雅聚、饮酒、唱和。纳兰深深理解着姜宸英，满腹经纶，生性狷狂，有报国之志却屡试不中；姜宸英感谢纳兰，在自己最落魄时给予了莫大的宽慰。

他们之间，留下了多首交游诗与赠别词，在不同的时空中，互相懂得，彼此记挂。人生难得一知己，经由姜宸英，我们认识了重情重义的纳兰性德；经由纳兰，我们理解了“才命相负”的姜宸英。“五湖料理、扁舟一叶”是他们共同的理想，可人生难敌“西风吹冷长安月”。

## 西风吹冷长安月

宁波人姜宸英和纳兰性德的友谊



姜宸英像

### 相遇

姜宸英，字西溟，号湛园，慈溪人，出生于明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。认识纳兰性德时，他46岁，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大的磨砺。

对于少负才名的姜宸英来说，科举是他一生的痛。21岁浙江乡试不中，24岁乡试不中，27岁乡试又不中，39岁乡试不中，42岁乡试仍不中……比起在诗文书画上日渐显达的声名，考试好像成了姜宸英的一个噩梦。

1672年，45岁的他来到京城寻找机会。这一年，大学士明珠家的公子、18岁的纳兰性德参加顺天府乡试，顺利得中举人，成为副考官徐乾学的门生。次年5月起，纳兰性德每逢三六九日，都会到徐乾学府邸讲书论史，日暮始归。那年夏天，纳兰在徐乾学府府上见到了姜宸英。

徐乾学很高兴地把比自己还大3岁的姜宸英介绍给纳兰，因为他知道学生很喜欢结交有学问的江南文士。对于姜宸英来说，他一定也听说过这个贵公子的名字，在他的印象里，纳

兰当时还年幼，对做官没什么兴趣，“退而学经读史，旁治诗歌古文词”，是一个翩翩佳公子。

虽然是落拓布衣，但姜宸英自恃才华，到哪都嬉笑怒骂。纳兰不以为忤，反而谦恭有加，虚心求教。姜宸英也有些动容，一番畅谈后，两人相见恨晚，引为知己。结识不久，纳兰性德便邀请姜宸英到他家里，向姜氏问学，“甚忠敬”。

兄一见我，怪我落落，转亦以此，赏我标格……人之谄谀，笑侮多方，兄不谓然，待我弥庄……我常箕踞，对客欠伸，兄不余傲，知我认真。我时嫚骂，无问高爵，兄不余狂，知余疾恶。激昂论事，眼唾舌桥，兄为抵掌，助之叫号。有时对酒，雪涕悲歌，谓余矢志，孤愤则那。

纳兰早逝，姜宸英在《祭容若侍中文》中声声哀泣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纳兰永远以一种理解、体谅、宽容的姿态给他的人生以慰藉。当这份懂得骤然逝去，他难以接受，只得一次次地痛悼、伤感、绝望。

### 相惜

纳兰性德考中进士之后的三四年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没有马上被皇帝授予官职，最后选授三等侍卫，出入扈从。这并不是他本身期望的结果。伴君如伴虎，敏感如纳兰，不时体现出“惴惴有临履之忧”的气质。

纳兰的父亲是当朝大学士明珠，皇帝亲近他，

未必没有防范之心。随扈出征时，纳兰写过不少边塞词，大多充斥着愁苦情绪。姜宸英写诗赠他：

吹笳落日乱山低，帐饮连宵惜解携。别梦已惊千里雁，征心唯听五更鸡。侍中诏许离丹禁，都护声先过月题。会看乌孙早入质，蒲桃首蓂正来西。

对纳兰来说，只有回

到京城，与友人们相聚的时光才最轻松自在。在家中别业绿水亭畔，他可以尽情谈诗论文，“芝兰满座，客尽凌云，竹叶飞觞，才皆梦雨”，又或者听像姜宸英这样的人发发牢骚，看看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些什么帮助。

但是姜宸英却不识纳兰好意。事实上，明珠也很看中姜宸英的才华，“颇欲援先生登朝”，但他的性格实在不知变通。当时，明珠家中有宠仆安三，是朝中官员巴结的对象，惟姜宸英视之如仆。纳兰劝他：我父亲待您不薄，您如果稍微圆融些，很多事就容易了。姜宸英听后大怒，“投杯而起”，让我趋炎附

势？绝无可能！纳兰无奈，也为姜宸英的气势震慑，“百计请罪于先生”。至于安三，“知之，恨甚”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朝廷特开博学鸿词科取士。康熙是知道姜宸英的，他曾问及侍臣：“闻江南有三布衣（朱彝尊、严绳孙、姜宸英），尚未仕耶？”又曾言“姜西溟古文，当今作者”，连皇帝都表扬他的文章。可是姜宸英仍然不中。那个时候，他失落而失意，“我蹶而穷，百忧萃止。是时归兄，馆我萧寺”。最困窘时，是纳兰性德向他伸出援手，给他提供住处，解决生活问题。姜宸英亦一直感念。

### 赠别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在翰林学士叶方霏的极力举荐下，姜宸英以布衣身份入翰林院撰修《明史》，食七品俸禄。这一年也是纳兰和姜宸英联系最紧密的一年。

暮春，姜宸英、朱彝尊、严绳孙、陈维崧、秦松龄、纳兰性德外出郊游，六人作《浣溪沙·郊游联句》；夏天，以上六位加汪楫、张纯修一起在绿水亭赏荷饮酒，姜宸英席间写下五言律诗四首，可惜均失传。

转眼秋天，姜宸英的母亲孙孺人去世，刚刚在北京找到一点存在感的姜宸英黯然辞友南归，纳兰性德珍惜相遇，连作《金缕曲·姜西溟言别，赋此赠之》《金缕曲·慰西溟》《潇湘雨·送西溟归慈溪》三首长调相赠（节选）：

廿载江南犹落拓，叹一人、知己终难觅。

失意每多如意少，终古几人称屈。须知道、福因才折。

丈夫未肯因人热，且乘闲、五湖料理，扁舟一叶。须不美、承明班列，马

迹车尘忙未了，任西风吹冷长安月。又萧寺，花如雪。

一事伤心君落魄，两鬓飘萧未遇。有解忆、长安儿女。裘敝入门空太息，信古来、才命真相负。身世恨，共谁语。

这三首长调每一阙都很经典，读来令人心痛神摧。纳兰几乎是将多年来对姜宸英的痛惜之情抒发殆尽。一句“才命相负”，道尽多少落魄文人的伤心话，也未必不是纳兰的自省。他写姜宸英，也写自己，在这三首文学性极高的长调中，京华贵胄与布衣老愤青的生命景况奇迹般地联结在了一起。

姜宸英大恸，他自南方给纳兰性德去了一封信《与成容若》，以他的桀骜与狷狂写下如此真挚的感激，“吾兄少都华胄，希风望泽者骈肩胫足。乃独軫念贫交，施及存殁，使藐然之孤虽不得尽奉养于生前，犹得慰所生于地下，而免于不孝之诛者，此仁人君子之用心。特其身受感激而不知所以图报之方，亦惟有中心藏之而已”。

### 凋零

为母守完孝，姜宸英在他54岁时又参加了一次浙江乡试，仍然不中。他再次北上，回到熟悉的雅集中。
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元宵节，姜宸英、朱彝尊、严绳孙、陈维崧、吴兆骞、顾贞观、曹寅同集纳兰性德花间草堂，饮酒赋词，“席主人指纱灯图绘古迹，请各赋《临江仙》一阙”。是年春，纳兰邀姜宸英同游城北。姜氏诗云：

散漫杨花满堤停，停船只在画廊西。东风底事催归急，不管狂夫醉似泥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12月12日，纳兰性德生日，姜宸英作《容若从驾还，值其三十初度，席上书赠六首》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5月22日，姜宸英、梁佩兰、顾贞观、吴雯再次在纳兰处集会，饮酒，各赋《夜合花》一诗。

可是没想到，就在这次聚会的7天后，纳兰性德突染寒疾，猝然离世。31岁的年轻生命，凋零在夜合花开的季节里。姜宸英根本无法相信这一点：

诗墨未干，花犹烂开，七日之间，玉折兰摧。呜呼已矣，宛其死矣，我将安适，行倚徒矣，世无兄者，谁则容我，为去为留，无一而可。

这样的伤心催成《祭容若侍中文》《哭亡友容若侍卫四首》《通义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腊君墓表》等一篇篇诔文。文中，留下了他与纳兰两颗寂寞的灵魂在几百年前如何碰撞、无法告解的往事。

纳兰性德死后12年，70岁的姜宸英终于考上了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又两年后，他被一场科场案连累下狱。等到朝廷发现姜宸英实则无辜时，他早已在狱中自尽。这样不容于世的个性，如何甘心委屈？

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分，姜宸英有没有想到过纳兰，有没有想起过纳兰最钟爱的词牌《金缕曲》：“任西风吹冷长安月。又萧寺，花如雪”。